

蟬鳴

昨天，我聽到了今年夏天的第一聲蟬鳴。蟬，俗名知了。住在北京，夏天的蟬鳴，是我定義給季節輪替的標誌，就像春天的迎春、秋天的紅葉、冬天的雪花一樣。冬天如果沒有下雪，那麼就是打了折扣的殘次品；而沒有蟬鳴，那還算得什麼夏天？

喜歡蟬鳴，其實並沒有什麼特殊原因，純粹是覺得這叫聲中帶着一種樸素市井生活的氣息。蟬鳴，混合着胡同口大蒲扇搖出的閒言碎語，小院裏飄出的炊煙和飯香，還有大雨到來之前那溫突突而帶土腥味的風，是我腦海中經常反覆出現的童年印象。羅大佑的《童年》，第一句就是：「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在聲聲叫着夏天。」真是信手拈來的神筆。哪個孩子耳邊不曾縈繞蟬鳴呢？

夏日午後，小夥伴們常常一起去黏知了。用麵粉兌水揉成黏糊糊的麵團，黏在長竹竿頭上。悄悄對準臥伏在樹枝上的知了，朝着牠的透明翅膀用力一杵，知了便被黏住了。一個中午，少說也能黏二三十隻。這東西其實有點難粘，並沒什

麼用，要的就是一種獵人般的成就感。偶爾嘴饞油炸幾隻吃，味道還不錯，有點像蝦，只是黑盔甲般的殼太硬了。

想當年，雍和宮裏的四王爺，好清靜。專門組織了一班人，執杆捕蟬，還兼職捉蜻蜓，趕麻雀。這就是黏杆處，後來成了人人聞之色變的特務機構。其實，蟬鳴哪有烏鴉聒噪。魯智深不就是被鴉叫攪擾了吃酒，才倒拔垂楊柳的嗎？但烏鴉對滿洲人來說是神鳥，向來恭而敬之。

古人偏愛蟬的也不少，像王維「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的禪意，虞世南「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的高潔。我等蓬蒿之人沒有那麼「形而上」。想來，蟬的生命短暫而卑微。秋風一起，便掉進樹底，零落成泥了，一次輪迴就結束了。

瓜園

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再也找不回的美味

說出來，如同眾多影視作品中出現過的情節，但因為是親身經歷，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多年之前，我在觀塘一間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第一天上班，在興奮與緊張混合之下，到得特別早，比正常上班時間早了快一小時。路過一個工廠大廈的時候，在人來人往的路邊，發現有一輛小小的早餐車，賣的是現做的三文治、公仔麵、咖啡、奶茶之類，有不少路過的上班族快步走來，買上一份外賣就又快步離開。在滿是汽車尾氣味道的工廈區，這個早餐車的周圍，是難得的、被食物香氣所包圍的區域。我買了一份餐蛋治，站在路邊看着周圍行色匆匆的人們，一口咬下去，瞬間睜大了眼睛，熱乎乎的炒蛋和香噴噴的餐肉混合在一起，美味真是無與倫比。

如今，工作第一天究竟做了什麼早已忘記，只記得快下班之前，老闆過來找我這個新入職的員工閒聊，問第一天返工感覺如何。我竟然傻傻地說，附近有家早餐特別好

吃。沒想到老闆居然頓時來了精神，十分有興趣地問起具體是哪一家。我告訴他之後，他臉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那一家啊……」顯然在這一帶工作很久的他，那一家是已經吃過的，但對他而言，那家的食物與我所形容的相距甚遠。此後上班的日子，我是必買那家的餐蛋治作早餐，一直不理解這樣的人間美味，為什麼老闆的反應如此平淡。幾年之後，我已經從那家公司離職，又經過觀塘見到那架早餐車，特地買了一份餐蛋治，滿心期待地咬下去，卻猛然發現也就是普通餐蛋治的味道……

想來，那再也找不回的餐蛋治，應該是混合了剛剛走出校園「新鮮人」所特有的，希望與憧憬的味道。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糴子的慰藉

今年農曆有閏四月，直到夏至過後的六月二十五日才等來五月初五端午節。不過，家裏四月起已吃過好幾次糴子了。有的是母親網購來的，號稱嘉興「五芳齋」出品，有的是父母的朋友親手包了送來的，還有在菜場專賣攤位買的。母親血糖高，基本只吃肉糴，我愛吃豆沙糴，父親則甜鹹皆可，我們仨各取所需，不會因糴子發生「甜黨」、「鹹黨」之爭。吃下來，菜場糴子結構太鬆散，缺乏緊緻口感。網購糴子糯米黏性足，但豆沙少且乾，影響口味。朋友包的白米糴、赤豆糴則模樣、食材都稍嫌粗陋。

其實我對糴子的觀感一般，吃不吃無所謂，端午應景才吃。說到家鄉的節令吃食，我更喜歡夏至的餛飩，冬至的湯圓或清明的青糰在我心中的排名也在糴子之上。大概是因為覺得糴子以糯米為主要成分，太像主食而非「食無求飽」的精細點心，有點無趣。說到底，沒餓過肚子的人才會挑肥揀瘦，講求食不厭精，飽不厭細。父母有飢餓的記憶，就喜歡糴子這種扎實、頂飢的吃食。父親說小時候三分錢能買兩個白米糴，早上蘸糖吃了去上學，一天都感覺很幸福。

美國人有「慰藉食物」(comfort food)一說，指植根於個人經歷的某種食品，能讓你一吃「還魂」，重拾安全感和幸福感。不少人生病、沮喪時都會自然而然想念記憶中某樣獨特的慰藉食品。馬德蘭小蛋糕可能是普魯斯特的慰藉食品。而對父母來說，糴子喚醒飽足、安逸的感覺，「適口」與「充腸」水乳交融，和諧統一。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收藏夾與收藏家

打開網頁或微信，最讓人犯怵的選項是什麼？好像是「收藏夾」。每次上網瀏覽發現了有意思的文章或視頻，總會趕緊「收藏」起來。如此做法，有時確為當時無法細讀，有時卻是不知該不該細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收起來再說罷。

慢慢地，我的「藏品」越來越豐富，但真正仔細讀過看過的很少。每一次點「收藏」，彷彿都在與自己簽一份合同：在不遠的某天，預定下賞閱藏品的時間。可悲的是，這份合同的履行很成問題，幾乎次次都爽約。

真鼓起勇氣打開「收藏夾」時，就像打開了一個陳年累月缺乏整理的儲物櫃，腐朽之氣撲面而來。琳琅滿目的「藏品」

，橫陳於目前，卻記不清當初是為何而藏，也提不起當下認真翻閱之興趣，只好草草了事，任其繼續堆積下去。

網頁「收藏夾」造就的網絡「收藏家」，我想或許為數不少。緣由何在？板子當然不能打在網頁設計者的身上。說到底，是因為我們對網絡時代信息處理的方式還不夠適應。

譬如，當我走進圖書館「隨便翻翻」時，逡巡於書架之間，找到想細讀的書刊，便拿在手裏，攆得多了再抱起一摞，心滿意足地回到座位上享用；目力和體力，包括閉館的時間，乃至於管理員冷冷的目光掃過，無形中要求我克制貪欲，並提醒自己不要做出眼大肚小的醜惡行徑。

《三國演義》人物的命運

8.劉備臨終前叮囑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但諸葛亮卻並未聽取，為什麼？

諸葛亮愛才惜才，認為馬謖飽讀兵書，能言善道，一時忽略了劉備叮囑，委以鎮守街亭重任。不想馬謖理論脫離實踐，採取了山頂紮兵的錯誤策略，終敵不過魏國司馬懿的火攻，失守街亭。諸葛亮嚴守軍規揮淚斬馬謖時，才痛悟自己不聽先帝警告，釀成大錯。

這說明諸葛亮雖頭腦過人，但也有看走眼的時候。他畢竟只是一個「人」，不是事事正確的「神」。

9.司馬昭何以在最後放過劉禪？劉禪是劉備唯一的血脈，自小受到寵

溺，無治國之才。劉備死後他靠諸葛亮輔助，維持蜀國。

諸葛亮死後，劉禪被魏國司馬昭的手下挑唆，打擊諸葛亮委以大任的大將姜維。司馬昭趁機起兵佔領了蜀國，把劉禪帶到魏國首都，封他為「安樂公」。劉禪沉耽於吃喝玩樂，忘卻了魏滅蜀的亡國之辱，說自己絲毫不想念蜀國。

司馬昭見到劉禪這副麻木窩囊的樣子，斷定他遠非對手，便放過了他。

10.《三國演義》中還有哪些不易被人察覺卻又打動人心的細節嗎？

在《三國演義》中，有不少精彩的情節和細節，表現得生動形象。許多故事被編成戲曲，在民間廣傳。捉放曹、白門樓

粉紅靴殺手

殺手的刻板印象是黑衫黑褲加墨鏡，可是那天我被一個與別不同的殺手跟上了，他穿的竟然是一雙粉紅色皮靴配上淺啡色外套，手中並沒有武器，雙眼卻炯炯有神，機靈得很。我並不恐懼他，因為與其說他是殺手，我感覺他更像我保鏢。

一路上他會跑到我跟前，殺掉那些阻礙我或想傷害我的人，每當他為我移除障礙後，又會默默地走回我的後面，在暗地裏窺視着我的一舉一動。

我來到了一個舞會，舞會上的人似曾相識，我卻又認不上任何一人，這時一個感覺親切的人朝我的方向走來，他是我的中學同學，可是我卻又記不起他的名字。

他一步一步靠近，我卻十分害怕，我深怕殺手會將他殺死，我會就此失去他。

這個夢和童話穿靴子的貓如出一轍，絕對是反映集體潛意識的最佳例子。穿靴子的貓出自鵝媽媽童謠之中，故事中的貓是主人翁繼承其父的「遺產」，當主人翁懊惱這份遺產不能幫助他脫離貧窮的時候，貓卻對他說，只要給我一雙靴子，我就能讓你富起來。確實貓憑著其機智和忠誠，幫助主人翁成為了國王的乘龍快婿。為何貓需要靴子呢？用心理分析角度去理解，當穿上靴子後的貓，代表着成熟的表現，不再是那被人逗玩的花貓，而貓實為主人翁的內在指引，當這個內在指引變得

裁金碧以飾璫

歷來，我國唐三彩珍品交相傳頌，蜚聲國際；明、清的官窯青花和彩瓷器往往拍賣至天價。無疑它們皆值得觀賞和重視，但大多數人卻忽視了我國古代另一種文化藝術瑰寶，它們也是社會、歷史和建築方面的重要遺產。一些人以為僅屬殘磚敗瓦，無甚價值，那就大錯特錯，顯出無知和淺見。筆者指的是秦、漢的瓦當。陳直引班固《西都賦》：「裁金碧以飾璫」，認為瓦當位置正當椽頭之上而得名；施蟄存更補充，指「當」字即「擋」的初文，是遮擋、阻擋和抵擋的意思，是我國古代建築檐頭筒瓦前端的遮擋和蔽護，同時固定與擋住上瓦

不致滑下。

我國用瓦當始於西周，初創期較原始，是半圓形狀，一般飾以簡單的繩紋或重環紋，自然而真樸，但缺乏內涵。目前發現最早的瓦當，是河南洛陽和河北燕下都（今稱易縣）等東周城址出土的半圓瓦當。到了秦代，發展為圓形，至漢代更流行。秦始皇陵出土的「瓦當王」，橫長達六十一公分，是目前發現的最大瓦當。秦代宏偉的宮殿群早已隨殘酷的歲月蕩然全毀，但從咸陽、西安和臨潼等地大量瓦當出土來看，大可聯想當年的建築規模是怎樣宏偉和豪華。那些圓瓦當不但實用，而且注重多姿多彩的紋飾



，題材廣闊，但皆簡練概括、古拙傳神，富韻律感，不只是美化建築物，更是具有時代性的獨特藝術品。不少圖形源自大自然、動物和植物，例如附圖，是出土的秦代雙鶴紋泥質瓦當，雖然經歷二千多年水侵土蝕致變色和周邊殘缺，但簡勁原始的象徵式圓紋仍清晰可見，線條的組合帶抽象卻傳神，主要仍採

取當時慣用的中軸近於對稱形式。圖形使人聯想起西漢路喬如《鶴賦》中所形容：「舉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翩翩。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歡。」這類變形動物紋源自古青銅器和玉器，與古圖形璽相似。秦始皇陵和遼寧興城秦宮遺址出土的巨型半圓瓦當，也是飾簡古深邃而轉折得體的變形夔紋。秦早期流行單一動物紋，後來才組合多種動物（如卷雲紋「四獸」瓦當）。至於文字瓦當（小篆為主）絕少，要到漢代始盛行。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我們該在什麼時候閱讀

內地作家葉兆言新近有篇《什麼時候適合讀書》的文章，說到「一個讀書人會喜歡很多書，哪有什麼最愛的書，哪有什麼最適合讀書的時候。」一語中的。碰巧，最近和一位作家朋友也聊起這個話題，因為我們聽到太多周遭關於疫情期間信息混雜導致內心煩亂讀不進書的抱怨。我頗為不解的是，疫情在外，個人安心宅家，不正是讀書的好光景嗎？而在友人的人生經歷裏

，閱讀就是一種方法。每每情緒低迷甚至挫敗感很強的時候，只要打開書本，當下的無方向感自然就會散開。他打比方說：「這就像當你茫然於前面的路該怎麼走時，只要肯踏出去、走下去，那條路自然就會出現了，閱讀就是這種感覺。只要你願意閱讀第一個字，進入到那本書中，你自自然然就會對當下的生活多一種想法。甚至乎，有時候你在生活中遇到的明明是關於A的難

題，但書中並沒有它的解答，但當你心定下來，沉浸於閱讀，突然間受到啟發，有了頓悟。」就如葉兆言在文章中所寫的：「讀書永遠是件美好的事情。不讀書傷害不了誰，也未必傷害了自己，你無非是失去一個非常好的享受機會。」

有一句很流行的話，是說「你現在的氣質裏，藏着你走過的路，讀過的書和愛過的人。」儘管閱讀不像穿錦綉羅襪，也無法滿足大快朵頤的口腹之慾，但時間是檢驗一切的試金石，潛移默化中，閱讀已在你的內心開墾出一大片曠野，一

旦到了金秋時分，便可收穫思想的果實。

回到本文最開始的問題：什麼時候適合讀書？我以為，閱讀應是一項日常行為。為什麼讀不進去書？不是書的問題，而是人出了問題。只要你願意打開一本書，哪怕讀得慢一點都不要緊。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